

中华全国图书馆

文献缩微中心



山西省图书馆 摄制

1989

[咸豐]汾陽縣志十四卷 首一卷

(清)周貽纓撰 曹文錦修纂

清咸豐元年刻本

八冊

原件收藏

山西省图书馆

原件书号

7575-82

原件状况

原件有部分有污迹

原件个别地方字迹模糊

本部书共摄制 2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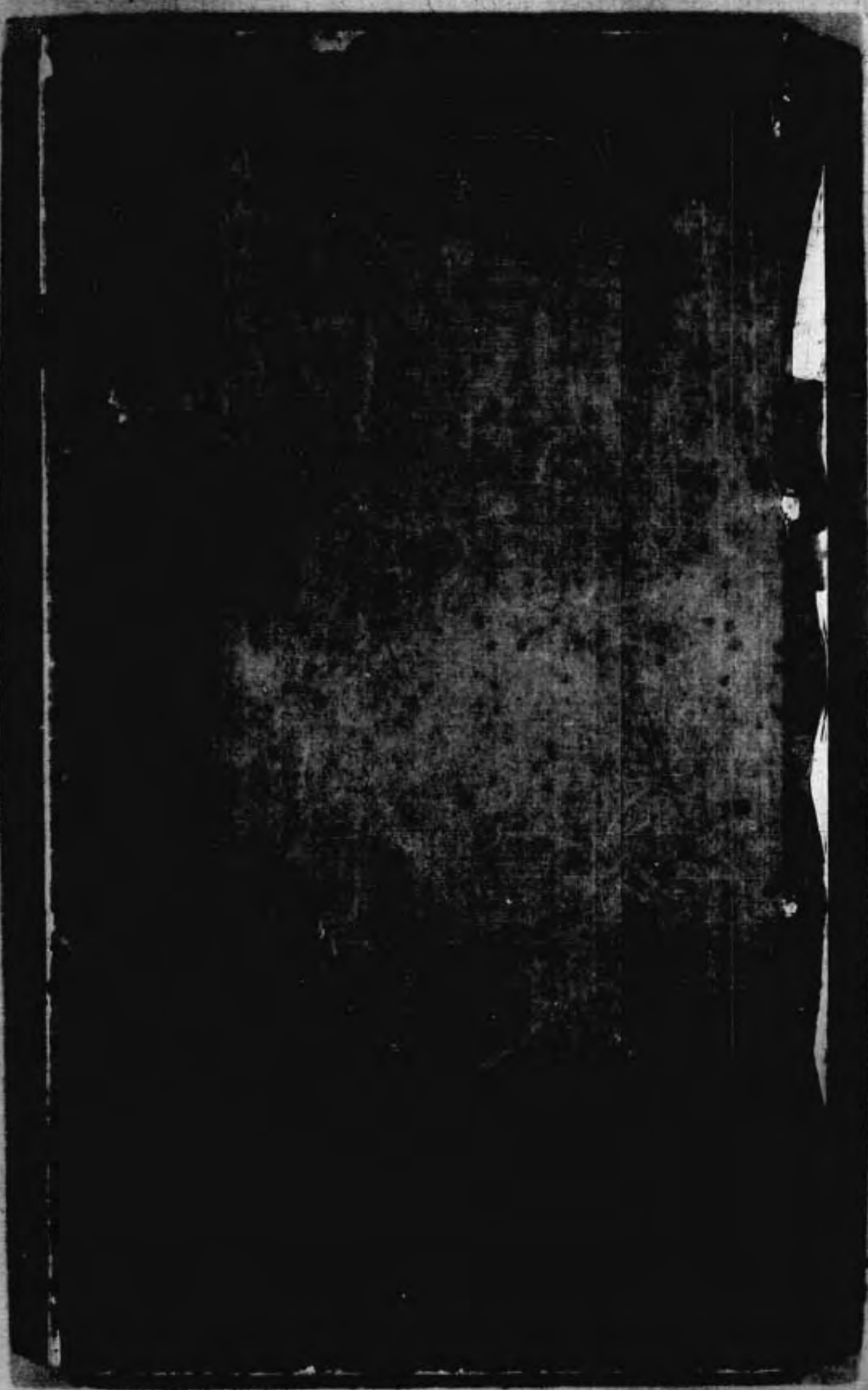
(1) 首一卷 卷一至卷十

(2) 卷十一至卷十四

版权所有 不准复印

# 本部书开始

本片卷含： 首一卷卷一至卷十





重脩汾陽縣志敘

汾陽爲古茲國秦莊襄時始建茲  
氏縣晉以後爲隰城唐以後爲西  
河汾陽之稱賓昉自明萬歷中而  
縣走出緣起亦自萬歷三十八年  
始也

國朝經再脩而休宓戴東原先生踵其  
男重整義例結撰謹嚴一掃前走  
之兼陋然乾隆辛卯迄今又垂八  
十載矣曠墜弗舉文獻奚徵洵益  
斯土者所當憐也余自道光丁  
酉欽承

崩命來守汾郡昕夕奉職惟謹沙陽為  
附輿首邑尤垂意焉居久之沙出  
以亦信余之拙相安無事郡齋清  
暇慨然有重葺郡乘之舉端緒未  
就忽上以女憂去其男遂中輟歲  
庚戌寧西周君以名進士宰沙長

紳士進而言曰郡乘雖弗克從事  
邑人急公好義之雅未可部盜移  
其費以脩邑志備他日觀乘出取  
資乎周君允其議欣然載筆復得  
泚水霍桐柯郡學博左各之稟成  
索序於余夫方志體具史裁非僅  
創始惟難也規矩在前而倂鎔之  
其弊為妄譌誤相仍而黨護之其  
弊為固不足以信今傳後鼎一也  
晉宋峻武子著會稽志寶慶申張  
吳續之復於前書補其遺佚廣其  
疏畧正其謬誤顛覈不苟識者推



爲方志中者輿要之佐東原氏所  
撰述高願有法而徵引史傳雅  
刪削過當首尾不具邑中應入志  
金石文字亦多失載今周君取其  
書嚴加校訂遺者補誤者正乾隆  
壬辰以後事蹟另爲續編義例卷  
數一遵前志以舊實事求是安與  
固兩祛其弊不獨有功於東原氏  
卽媲美於張吳會稽續志也可周  
君負幹濟才以署文水今調繁汾  
是循轍卓然方爲大府所器重政  
事之暇其博稽載籍率同官從事



於君乘俛一郡八屬五千卯百里  
之文駸燦然具陳微特汝陽一邑  
舉其廢墜尤余之厚望於夫

誥授朝議大夫知汝州府事前內閣侍  
讀撰文中書舍人太興牛鎮撰



汝陽縣續志序

修志與修史同有體例弓考括有

敘述有制體例取其謹嚴考括

取其精勝敘述取其修潔制取其

確當具此四美然後可以操觚是能有

史學史乎史後謹敢任之而况於珠玉

在前復以手訂一編綴集舊聞細羅  
散失瑛揮已見而不囿於前人案白  
之中斟酌立言而不軼字前人繩墨之  
外豈不憂之乎難之哉更有史學史  
才史識不敢任也汾陽志自乾隆年  
間東原戴氏重輯後又閱多年戴負  
重名具良史筆力生平著述汗牛  
充棟相傳汾是志四閱月脫稿蓋急  
就章如原志分門二十有二為卷二十  
有五其書體例考括敘述新制了  
原存史法無可訾議特其卷帙富後  
事速蒐羅之未廣討論之未精不必

為作者諱且自書成後迄今垂八千  
載可傳之人可採之事足以光色京而  
備掌故者層出不窮又勢不可以不增  
缺畧者補之謬誤者正之未載者續  
之此皆有待於後之作者矣於果邑人  
卞翼雲司訓等建議設局慨然以續

志為己任而會君書農好古場閱長於  
著作所謂司史學史才史識者也念以  
斯事屬之而推霍相柯郡博總共大  
成曹君殫思竭慮旁搜遠紹羣之編輯  
每門徵之以補遺正其缺繼之續編義例  
差教之仍前定之者其前志也原



奉未嘗擅改一字蓋雅不取以一如半  
解自炫其長故未前賢畏後生之謂也  
洵可為東原之功臣而能卓然自成一  
家言者矣屬藁成出以示余並請為序  
余嘉其志之勤而筆墨之有史法也爰  
綴數言以弁其首

賜進士出身知汾州府事升任貴州貴溪

道田洵撰





重脩汾陽縣志序

周官上史掌邦國之志以貳太史佐太  
宰志者山川風土物產之書也後世之  
志仿之汾邑明故為州其志創於嘉靖  
甲寅至萬曆丁未陞州為府邑始附郭  
越二年己酉因州志而增續之始為汾  
陽縣志歷我朝以來踵脩者再乾

序  
隆辛卯前令李公

文起

開局重脩廣搜

博採復延新安戴東原先生佐之記載  
迺稱大備以是知史才綦難而成之更  
非偶然也余甫下車卽索李志讀之體  
例精嚴得遷史之遺旨惟距今又八十  
年其間民俗之醇駁仕宦之賢否度支  
之增減學校之盛衰與夫人物名勝災  
祥藝文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  
詞亟思蒐輯以補前人所未逮而汾故  
望緊之區鞅掌風塵不獲與邑人士昕  
夕討論心常憾焉夫考獻徵文儒者之  
事也而采風問俗又有司之責也昔段  
成式仕江西有廬陵官下記范成大官  
桂林有桂海虞衡志彼其書皆無關政

事之要而後之誌方輿者每藉以資考  
鏡况邑乘一書尤為官斯土者所矜式  
哉爰與邑紳卞星齋司訓及同志諸君  
悉心商確復延沁水霍桐柯學博總其  
事不數月而志成是志也缺者補訛者  
正未載者續為卷十有五義例一仍其  
舊詩有之率由舊章余才不及前人其  
所以昭示來茲者惟兢兢奉此以為圭  
臬設數十年後更有繼余而起者庶幾  
鑒余之心諒余之志而李志一編得以  
相與有成則幸甚余故曰成之非偶然  
也是為序

咸豐元年辛亥九月

賜進士出身



序  
勅授文林郎己亥科同考官知汾陽縣  
事宜園周貽纓撰



國之有史郡縣之有志皆以徵信也夏殷  
之禮文獻無徵孔子嘗嘆之太史公作史  
記父子討論蓋數十年又嘗周覽天下訪  
求遺聞竭一生心力博綜以成一書劉向  
楊雄皆稱其有良史才而前史猶譏其失  
謂多踈畧抵牾蓋徵信良難矣修志固未  
可與史並論然即一邑百里之中分野疆  
域沿革災祥忠孝節義人物藝文歷年既



久傳聞異詞非探討於平日而徵信於文  
獻未可率爾操觚也汾陽舊志修於乾隆  
三十七年出新安戴東原先生之手於前  
志之訛者辨之蕪者芟之體裁嚴整叙事  
簡潔後人莫敢議焉然四月成書匆匆付  
梓其中之沿訛而踈畧者時亦有之不必  
爲賢者諱也邑中曹君藝五爲慕堂宗丞  
曾孫家學淵源性復嗜古尤精考據之學  
中年棄舉子業力爲詩古文詞因取郡志

邑志正訛補遺務求精核縷析條分各爲  
一冊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道光庚戌邑中

諸紳士請於

郡伯田漱芳先生

邑宰周怡園先生議

修縣志

郡伯謂舊志本出名手宜爲續志毋改舊  
志宜嚴勿濫宜傳信毋尚文蓋皆示以徵

信之意藝五因出所輯正訛補遺若干條  
及預擬各傳極蒙嘆賞爰共推秉筆取八  
十餘年之事以續其後每成一卷必質於  
怡園明府復呈

郡伯裁定余亦時從叅校之末八越月而  
書成余聞舊志之修慕堂宗丞雖遠宦京  
邸而郵筒商確與有力焉是役也藝五既  
克繼先人之志亦使一邑之潛德芳徽不  
致久而淹沒故跋於後使共知續志之由  
亦以彰藝五之勞也聞諸紳士且擬請修  
郡志他日正訛補遺尚當問之藝五以爲  
徵信之一助焉

咸豐元年歲次辛亥仲秋上浣

賜同進士出身汾州府教授沁水霍慶姚跋



汾州舊志序畧

冀南道彭公

範

郡有志猶國有史也第崇文者鮮實要稽事者失雅馴  
好古綴文之士每以爲恨余往閱武功志文簡事該心  
竊慕之及分鎮西河暇覽郡乘繁畧互失乃造文谷孔  
公而問焉曰郡有善志則邦多聞人汾志未修非缺典  
乎公遂慨諾旁搜博採按舊擇新實則據事而直書文  
則刪繁以就簡地理志而圖籍可察矣建置志而興廢  
可稽矣藩封志而茅旌有徵矣祠祀志而秩宗不廢矣  
田賦志而惟正可供矣官師志而賢才可辨矣人物志



而尙友有資矣選舉志而賢能不蔽矣志取旣精於決  
擇發論不謬於是非較武功而藻飾過之矣雖謂汾史  
可也

邑人王公

緯

余惟志之匪易修也傷繁則涉於支太簡則病於滲容  
私則毀譽競於多歧徇情則名實淆於罔覈祇取誣焉  
爾余乃躬歷四境咨訪搜羅西至禹門登萬戶山過向  
陽坂踰金鎖關跨龍橋陟彪嶺俯瞰馬跑之泉轉北徑  
卜山探石室遡隱泉東下涉萬谷河循汾水之涯迤邐  
而南抵中陽界旋謁狄武襄祠過文潞公舊宅訪宋之  
問故墟凡山河之形勝人物之遺跡建置之因革無不  
手錄復稽覈典章參考圖籍兩更寒暑稍稍完此數篇  
心力亦旣竭矣



邑人孔公

天胤

冀南五州汾志獨無郡守陳公三致意焉敦求鄉進士  
龍岡王緯開館撰次數月書成存名物於故事寥絕之  
餘創圖史於草藁莫屬之後其有功於郡豈不鉅哉余  
廢著嘿塞杜門絕省問分守東谿彭公約州守龍喁張  
公別駕少陂黃公下問焉曰古之閉戶者率著書今君  
安得嘿然而已乎幸勉爲修志余於是取郡志修之定  
爲八卷曰地里曰建置曰藩封曰祠祀曰田賦曰官師  
曰人物曰選舉合而觀之則一郡之事聊可槩而半因  
於王君之所搜討益信其爲國史才不可沒也至於宏

備精覈尙有望於博雅君子焉嘉靖己未九月始庚申  
正月鋟梓

州刺史白公夏

汾故志蓋文谷孔大夫所纂次云顧自己未以來迄今  
三十載事以時異人以時殊苟非增論而錄次之則後  
之人諮利病者將考鏡焉無由矣於是搜往鏡今揭綱  
分目秉正協義考制折衷不憚校讐者三閱月而稿始  
成是故闕地里則封疆分明考建制則民力普存於祠  
宇見崇祀邪正之辨於田賦見戶田登耗之由官師具  
而善敗以分人物紀而勸懲攸寓

汾陽縣志  
邑人王公 緝

汾故無志自嘉靖甲寅歲先兄龍岡草創之殫精竭力彙成四冊已未文谷孔公修飭之酌古準今釐爲二冊  
鈔梓並傳旣歷三紀矣頃郡守道南白公披閱之謂已未迄今人物官師流芳者衆而建置有增田賦有議藝文有遺凡可厚民生而扶世教者皆宜補之適大叅寅齋陳公至雅重文獻銳意主裁屬余撰次余今分類紀事惟準先兄而立義修詞多資文谷雖時異勢殊稍有筆削而綱領條貫均無所更易稿完仍附兩志叙畧於

左

范公 聯芳

汾陽縣舊汾州也嘉靖甲寅前尙無志創於郡人王龍岡嗣是孔文谷王龍洲後先相繼龍岡以州守陳公志文谷以大叅彭公志龍洲以州守白公志猶皆州志也今常山尹大夫刪繁補缺序錯訂訛爲縣志書成命余校焉余非學兼五至美擅三長烏能贊一詞及受而卒業見八景有題三害有論趙公反覆於強宗蔡君遐想夫沮洳種種贍而不穢詳而有體升降損益之機開卷在目矣



汾陽縣舊志序畧

邑人朱公之俊

今郡邑之志古列國之史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小史掌邦國之志古之志皆以史領之而志又通謂之史兩漢以降文士多而史才少志乘之修雜雜然難之此江淹鄭樵之所以嘆也汾陽自勝國萬歷已酉迄茲乙未幾五十年竟無志五十年間豈絜無人或者茫無所稽而不能作不則偶有所忌而不敢作不則有所稽無所忌或固陋耄荒推諉而不肯作坐令改革之大事變之重湮滅無傳必有執其咎者矣適楚劉資生先生爲

郡佐家富藏書公庭闕若殆隱於吏者賢令吳公心儀之拉諸紳士白郡伯王公敦請任厥事先生唯唯受簡經三時志成致余校閱志大綱有四倣夏之禹貢周之職方山川風物於是乎悉曰志土地倣周禮之鄉遂里鄭史記之平準桓寬之鹽鐵論征賦徭役於是乎著曰志人民倣周之官制左傳國語之甄明法麗典垂文經武緯於是乎詳曰志政事倣司馬子長之列傳諸史之經籍闡幽表異振藻揚葩於是乎兼曰志文獻而且紀以承綱紀十有一目以承紀目七十有六災祥仙釋雜著紀異附焉編摩井然叙次秩然考訛誤則正三豕之

文晰理辭則折白馬之辨品物之核以周也陽秋之精而裁也片語隻字無非威鳳一毛祥麟片甲洵良史才乎余因而嘆才人之難值而文詞之不可已也世但知人乞靈於地安知地乞靈於人又安知地與人乞靈於文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是謂地之靈人以地傳于木隱而西河美黃石生而穀城芳是謂人之靈地以人傳左思之賦三都張衡之賦兩京當時之黃圖景物珍奇詭異千萬世下宛然在目向使二賦不作大半銷沉矣是謂文之靈地與人以文傳幸也吾汾地與人之以先生之文傳也雖然先生道味飴甘宦情蠟嚼恬而鎮物之

躁靜而化時之爭約而挽俗之侈其取重於世更有在於文之先者余所爲心折欣慕而願爲執鞭焉又不啻以其文矣

邑人鄭公之璞

邑之有志取其記事云爾非僅以文也晉政教之源流定風俗之正變鑒乎古可以知今揆乎今可以式後是必有宏雅篤論之儒抱靜理而具通識者表章靡遺斟酌盡善勒成一代完書則文也而道存乎其間矣汾陽志始於嘉靖之甲寅訖於萬歷之己酉四經繕著自後泯乎闕焉夫此汾一方天地之美善未嘗暫息也父老之見聞傳聞猶可耳目接也駸駸五十年間而一邑之政教風俗畧焉不講賢人君子之因以湮沒無傳此識者所羞而學士大夫之責也茲別駕劉公資生澹然寡



汾陽縣志  
九  
愆倬爾有章所謂抱靜理而具通識者歟允諸君子請  
慨然以修纂爲任遐稽博採剪煩撮要自巳酉迄今莫  
不備極蒐羅宏茲論列卽從前未逮者亦皆正其參差  
而補其闕失焉綱紀具而條目張可以鑒古可以知今  
可以式後書成示予叅校予思作志之難撫往難於覈  
實採今難於正疑而詳畧去取之間繁則蕪儉則陋難  
於體裁之各當今先生斯志宏以博也約以精也美不  
虛而微能闡也不特無其三難而兼有其四善矣是僅  
可以一邑之志目乎哉宋人有言治教號令聖人之所  
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先生學術醇  
深規時度務灼然有見於中而筆之於書一邑可以知  
天下焉可以信後世焉此其爲文深於道者也而斯志  
亦藉不朽矣

汾州府通判劉公

文德

諸史家所論天下郡國揆藻增新秉式罔軼如土地如  
人民如政事如文獻皆詳而有體要而彌括者豈必步  
勤章亥訪勞輶人哉良緣郡邑各有成書磨集而躑食  
之易易耳故其志備則供快全搜其志不備則貽憾中  
斷此又繫之學古人官不欲苟爲俗吏而亟慕乎文吏  
者所有事矣雖然厥猶翼翼者因乎心敷政優優者因  
乎時讀典墳邱索之書者因乎所需纂著之才三者旣  
具然後足以創始而垂成得乎心矣而非其時得其時  
矣而非其所需其始其成固難言之汾陽令吳君含章

汾陽縣志  
有譽理人行政有暇輒念汾舊有志今時歷四紀事更  
代易聲跡有傳光影虞逝若復闕焉不講懼又如前者  
云云也爰咨搢紳先生請之郡刺史咸委余以修葺吳  
君可謂心與時競吏而文矣余樗散菲材吏隱半刺顧  
以署寂事簡之躬應駢今儷古之命宜蠹魚三食足規  
星化丹矣第恐元精不貫全豹鮮窺於以發揮曩蘊抽  
揚來軌取舍失裁蕪陋交譏明來人非幽生鬼謫將操  
刀學割慮手刃之兩傷也乃冰霜其懷寒暑其事擴上  
下數十年心眼爲出入數十載討尋其緗帙牙籤丐之  
太史朱滄翁家藏及邑先大夫王龍岡龍洲孔文谷邑  
前令尹氏覺民諸志以別其爲西河爲汾州爲汾陽自  
春秋迄明故實用備自明萬歷至 國朝順治乙未四  
十五年以啟後志之詳所見所聞所傳聞均不敢遺分  
卷四凡爲土地爲人民爲政事爲文獻卽列四綱紀十  
有一目七十有六例增於舊文簡於前要不過以書傳  
汾以汾書傳汾人翻得藉手文小子弁鄙耳若因其弁  
鄙加之潤色則尙有待



汾陽縣志序

汾陽縣周公超

志以佐史也史必擅三長而後成則修志者亦非此不能勝其任余自己亥夏承乏茲土爰閱邑乘知創自王刺史而修於孔方伯繼經王侍郎之纂輯劉別駕之叅稽宜乎備矣然不無遺議况此志不修者已六十餘年將恐芳軌異績湮沒無傳良為可惜辛丑秋始得從事簡編又苦聞見不廣幸有趙滋大日昌博洽留心早成手錄則草創是資適家孟友琦于韓在署任其討論又特延華亭邢賓一秉誠為之修飾焉余雖不敢當潤色

汾陽縣志 三  
之功然亦時勤較閱必期考核精詳方得付梓是編也  
四君子遞纂於前三君子續參於後余又不揣弁鄙競  
競詳慎焚膏繼晷以祈速竣雖未必如史才之兼備而  
集衆人之長不大遠於遲一己之智者哉是爲序

邑人趙公 日昌

明嘉靖甲寅前吾汾尙無志也邑人王龍岡草創之其  
後孔文谷王龍洲相繼纂述然皆州志耳政府後設附  
郭邑名曰汾陽邑侯尹覺民重修之我 朝順治十二  
年劉別駕增補之亦幾備矣但剗刷不工魯魚亥豕之  
訛所不免焉且迄今六十餘年山川形勝或無大異而  
戶口丁徭地畷錢糧官師科甲名媛懿德皆當補載誠  
齋沈公祖來守是邦嘗閱府志係萬歷己酉年作今近  
百年遺漏不少因飭汾令而屬予纂修焉時余承命愧  
未逮未幾沈公致政事遂寢茲上虞周父母以名進士

來宰是邑卽慨然有志邑乘之修而仍以屬余余雖不敢推諉但邑中過余者指不勝屈而乃惟弁鄙無文之昌是問乎而周父母則以爲余生於斯長於斯聚於斯者旣久則耳而目於斯者必悉斟酌剪裁舊志之成憲宜遵故老之傳聞可考縉紳之徽猷當訪卽闔巷歌謠亦可芟其穢蕪飾以雅馴以光大典又何人言之足慮余謝不獲乃博採而備錄之鍵戶數月始克告竣周父母覽之色喜以爲旣得大槩是卽成志之基也由是刪繁就簡補偏救弊潤色而成一邑之完書矣因慨然捐俸授梓人鐫刻余豈敢矜訂正之工哉是皆周父母得人

詳慎考訂之所由致也云爾



華亭邢公

秉誠

蓋聞九州遍歷方垂山海之經三傳均存始剖春秋之旨別貞淫於十五國風採輯軒羅見聞於千百年史成蠶室輿地志載自希馮風俗通編於應邵才宏宗懔記厥歲時博極楊泉論茲物理此皆該於六合亦復統以萬年若乃武陵圖志伍安貧纂輯無幾笠澤叢書陸魯望遺留有限列女僅稽於劉向高士更傳於嵇康慧皎空門止徵僧衆葛翁丹訣不越仙家專一則偏而不全博綜則雜而不貫如欲昭一方之廣紀纂一代之完書恐韓愈起衰尙遷窮管張華博物未便成編者矣乃有

禹穴名家娥江才子題榮雁塔聲聽上苑之綿蠻治出  
彪山說著濂溪之菑菑徙淇鑿石煩劇偏優卹患救災  
賢勞更懋簿書晝暇檢晉乘而多訛藜火宵燃核虐風  
而未備雖孔王相繼劉別駕之稽考難遺而今昔各殊  
趙孝廉之蒐羅足闡然猶謀諸棣鄂更復詢及芻蕘愧  
誠學慚全豹識昧殘塵沐先澤於青箱字徒飽蠹啓後  
賢於絳幄門未爲龍乃誤聽說項之偏遂來束帛未敢  
違依劉之願轉渡河汾因感笙簧頓忘樛櫟目迷緗帙  
諸君已盡三長力竭鴛駘于慮或餘一得由是審星辰  
於參觜不欲歧趨辨疆域於沁遼徒嗟賂累城成魏武

非關橫槩之雄爵錫汾陽豈屬繫舟之嶺減增者賦役  
勢必去古而存今繁縟者藝文意在芟蕪而就實分鄉  
賢於流寓不必割田段之榮補人品以技能非徒列馬  
張之巧他如得花果而失草不脩四時登禽獸而無魚  
難全五雅泉雖因賀魯敢忘原過之初宮旣建昌寧必  
遡臺駘之始文延清武漢臣瑕瑜不掩前軍州後郡邑  
次第最明問水利則國中與郊外宜平考鹽政則商販  
視民煎反弊忠孝節廉之外何妨于寶之搜神貞祥災  
異之餘不礙齊諧之誌惟摠之發凡起例是非不謬於  
聖賢探賸索幽去取無乖於經史用是古今善言寧遺

於范秦河山汗湯羌勝於孟曾敢詡持平第鮮濫觴之  
弊維矜博洽聊免荒陋之譏邑推郡郡推省足脩採擇  
於寰輿古至今今至後亦易因仍而載筆緣知公瑾非  
徒頌曲之工言念廬陵定具調羹之手誠獲陪叅訂幸  
附驥而留名恐負委承致續貂之遺笑然而採擷多方  
或昆蟲之不漏校讐頗細詎亥豕之尙訛示勸懲者靡  
限垂久遠也何窮是豈獨一方之紀一代之書而已哉

邑人呂公文樓

仿周制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則邑之有  
志與國史等江文通常言之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而陳  
壽作三國志常璩作華陽志又以史而冒志名志顧不  
重哉余汾邑之有志也自前使君尹侯始我

世祖章皇帝御極之十有二年別駕劉君復增補之於  
今又六十八年矣海內太平無事民生其間目不睹介  
冑之色耳不聞刁斗之聲以故秀者得以明經致用馳  
驅王國愚者亦得孝弟力田牽車服賈故雖山川陵谷  
無改於昔而白彪金鎖西河禹門間無曠土無游民貧



賄充盈生齒繁盛忠孝節義風傳萬戶之山人物衣冠  
跡追三絕之宋孰非我

國家太和翔洽休養生息涵濡薰陶以至斯也然則宣  
上功德以登之簡冊垂諸無窮固我

使君周侯之意乎雖然修志難矣才媿三長則無江花  
韓椽之筆胸虛四部又鮮潘江機海之資蜀瓠而操觚  
則共相鄙棄其不足當大雅之一盼固也即使筆擁江  
山文驕風雨而品行心術稍有未醇則阿好而徇流俗  
毀譽競於多岐名實淆於罔據詎能信今傳後列爲不  
刊之盛典也哉滋翁趙先生乙卯孝廉也以伏鸞隱鶴

之資博極羣書有漢臣三篋梁相五車之風兼以志芳  
行潔一時仰望其丰裁而不敢相干以私使君熟悉  
其才與品遂以纂修事委之可謂知人善任者矣而先  
生果慎重其事不憚哀輯之煩或釐其舊而正羣書失  
實之誤或增其新而采從前未編之遺自星躔輿地城  
郭署舍風俗政事官師人物以及僑寓仙釋草木鳥獸  
罔不字櫛而句比之而使君復爲之旁搜博采手自論  
定但見綜核詳明論次確切有南董之謹嚴無魏劄之  
紕繆他日輶軒問俗登之蘭臺石室必有采而輯之者  
則一邑之記載不幾同於千秋之信史也哉余故喜而

樂爲之序

韓公 謨

已亥夏上虞周父母以名進士來宰吾汾下車之始卽有剔弊振衰之志善良者卵翼之豪强者芟鋤之公務之餘流覽邑乘慨然曰志修於我 朝定鼎之初去今六十年餘賦役豈無增損乎生齒豈無盛衰乎忠孝節義豈無可法可傳者乎科第中豈無雋品山林中豈無高士乎山川如故景物不殊而人往風微採擇何自爰集予等而謂之曰彰明往蹟以勵來茲守土者之任也各出所長以校訂可否亦此邦士大夫之責也諸君與予共成厥事可乎維時孝廉滋大趙公高尚不仕惟日

杜門著書先時 太守沈公祖曾以邑志相屬而事不  
果今遺稿猶在周父母取而覽之喜曰草創有人而循  
名核實吾其與衆共之爰敦請華亭名宿寶一邢公並  
難兄友琦公相爲校正簿書之餘親爲叅閱詳妥遂付  
剞劂予承乏粵東自愧不能贊一詞乃遙聞是舉而樂  
爲叙之

乾隆三十七年重修汾陽縣志序畧

汾州府知府俞公調元

邑乘之修將以信今而傳後其所關於官斯居斯  
者綦重操三寸不律登削惟慎詎可苟焉而已歲  
辛卯余脩員西曹得交光祿汾陽曹慕堂先生冬  
守汾

命下因就訪風土人情一切公私利弊知政所尤急與  
治所宜先旣光祿來送別謂曰聞郡邑方修志志  
成幸以一編寄示焉余曰諾比至則郡志已梓成  
而邑志亦脫稿李君文起以粵東名進士來拜



土游刃恢恢餘閱染翰又得新安戴孝廉東原佐  
其考覈閱數月稿成李君命繕書錄成帙質於衆  
取視之爲卷十二分目二十有八義例嚴整考據  
詳明誠不愧名流手筆夫修志之難不難于考文  
徵獻而難于協輿情故志志實也志地志其勝也  
志人志其美也志事志其要也他若無關輕重者  
可仍則仍之不煩齷齪焉志如是是亦善矣余因  
於簿書餘暇就其本重加釐訂稍稍潤色之既成  
遂郵札報光祿而弁數語于簡端其他既詳志中  
茲不贅論若夫蒞此土治此民鑒往績而樹新猷

以仰副

聖天子慎簡守令之至意余且與李君共勉之區區修  
志又多乎哉

汾州府同知胡公 邦盛

易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知爲治莫先教化而教化之要在有以感激而歆動之雷發東隅衆蟄潛駭風行地上草木各舒於以見感動之神且速也邑之有志非徒法周之職方氏漢之地理記以備掌故以資考據而已蓋欲使見之者觀感興起共勵矯修而隱寓教化之意於其間耳故詳賦役而胥吏不敢施其蔽矣詳風俗而編氓悉以恒其本矣詳人物而君子思以善其則矣詳宦蹟而居官將以慎其政矣與夫

忠孝節烈隱逸高賢莫非發潛德之幽光起斯人之頑懦志之所係綦重哉汾陽控帶山河形勝偉麗我

國家樸棧作人以來科第蟬聯人文輩出蓋扶輿清淑之所鍾毓而尤賴教化以扶翼之也邑固舊有志願自前周公創修距今已五十餘年簡帛帙荒書缺有間矣天道三十年一變六十年而大周人事遷流理化更易閱時滋久文物踵增倘紀述無聞曠墜弗舉何以表既往而垂將來嶺南李公志存經濟歲庚寅來宰是邑以化民成俗爲己任

比及三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因念志乘之設風化攸關不可令典章湮沒文獻罔昭爰於公餘之暇旁搜博訪取歷來之懿蹟芳踪條分而類次之凡四閱月而告竣其叙事簡而明其援據典而雅整而有體詳而不遺相如所謂列錦繡而爲質合纂組以成文洵記載之良歟將使披斯志者景彼前修蹶然思奮聞茲楷範默爾潛移如雷之動如風之行莫不蒸蒸相感而化於善則是書也卽以爲醒世之晨鐘牖民之箴規也可予故嘆李公之用意深遠竊心佩之而樂觀德化之成也是爲



汾陽縣知縣李公文起

承乏汾陽三載矣簿書碌碌翰墨緣疎覺一行作  
吏面目盡風塵令人氣索憶先君子昔宰城武  
公餘輒手一卷樂不爲疲語起曰仕學相資卜氏  
教也能以經術飾吏治則刀筆筐篋之譏免起敬  
佩斯言志焉未逮顧念蒞斯土則邑志實爲前鑑  
時復披閱之由是利弊之故因革之宜稍稍措施  
識端緒而勝蹟芳徽風流未艾亦藉用留連嚮往  
獲益良多惜此志自康熙辛丑前令周公錦川增  
修後五十餘年無踵事者微獨時移勢易規制莫

詳懿行嘉言舉將歸泯泯是不得不任其責也會  
新安戴東原孝廉佐 孫郡尊輯府志成因延之  
共事甫脫稿亟以公車去而海寧 俞公來代郡  
取稿潤色之戴固名士 俞公又良史才是書殆  
無遺憾竊計志之大要惟三土地人民政事而已  
條目雖繁各從厥類考文徵獻紀其實而加詳凡  
以昭示來茲俾知所法戒問道已經將於是乎在  
地有卜山或謂此卽古西河子夏設教處廻思  
先君子言根觸于中慚且悵者久之既付梓爰述  
鄙懷弁諸卷首

邑人曹公學閔

往者 學閔 承乏諫垣恭逢我

皇上神武奮揚削平西域天山兩道悉隸版章仰見耆  
定

大勲度越三古幅員之廓爲居方提地以來所未嘗有  
用請

勅下儒臣纂錄輿圖以昭

一統之盛荷蒙

俞允遂徵天下府州縣志悉上史館以備采擇嗣又允  
大臣之請凡新志悉送學臣覆勘事無訛異乃得

刊行著爲令於是天下曉然知

聖天子稽古右文考詢掌故凡守臣之賢而文者率先蒐輯地記以待大史之采求汾州郡守諸城孫公延文士新輯府志旣彬彬稱大備矣嗣粵東李公以名進士來宰汾陽邑之大政以次修舉化治人和案牘多暇乃集邑之紳士謀鼎新

先聖之廟以興文教復以邦之文獻府志舉其要縣志紀其詳各有體裁不可偏廢爰徵古義訪軼事增損舊志不濫不遺丹黃矻矻不數月而書成以

學閔閔縣人也郵以相示且問序夫

學閔

何足序公書

哉顧念府志之初成也司事者旁摺諸書遂稱汾州非古西河地子夏之迹不至斯汾人賺之亦引舊籍以相難鴻自一而人楚越囂囂然今未已也學閔以爲讀古人書當博通其宏旨信者傳信疑者傳疑不必堅執一見以求勝公羊子去古未遠而高侯所城魯人已有兩說傳文亦無所軒輊班固西域列傳叙地理如指諸掌而我

朝熾定以來驗其說多虛妄

御製詩文昭昭在人耳目也夫一壠之田甲與乙訟或數世而不得明兩邑之界官吏抱案牘操繩尺驗



山河徵碑碣引里人父老雜然證之或數年不得  
決況生百世以下陵谷變遷典籍散佚而欲以耳  
爲目斷百世以上之是非烏見其不爽乎傳曰所  
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子曰吾猶及史之  
闕文蓋聖人之教可知也公修是志於西河之辨  
雖采新說而亦不廢舊文虛公之心詳慎之志並  
見於是矣其采詢之無所疎漏是非之無所顛倒  
舉可類知公誠良史才也豈但一邑之志哉抑文  
章之道與政事通公能詳慎虛公而無所疎漏顛  
倒則以制萬事皆得其理雖佐

聖天子調燮天下可也又豈但一邑之宰已哉 學閔所  
以樂爲公序也

乾隆三十七年重修汾陽縣志凡例

縣之名汾陽起自明萬曆中陞汾州爲府而州所  
治之境改置倚郭縣前此州省倚郭縣也起於洪  
武中其前爲西河縣起於唐上元初又其前爲隰  
城縣起於晉又其前爲太原郡之茲氏縣則沿於  
秦若夫作志所起創於明嘉靖三十三年甲寅知  
州陳秉忠州人王緯是爲汾州志越六年己未冀  
南道彭範州人孔天胤增成之越二十五年爲萬

汾陽縣志  
三  
歷十一年癸未知州白夏州人王緝又踵其事越  
二十七年己酉知縣尹覺民因州志增續是爲汾  
陽縣志而汾州府志亦以是年纂輯越四十八年  
爲國朝順治十三年丙申知縣吳世英汾州府  
通判劉文德踵修縣志越六十六年爲康熙六十  
年辛丑知縣周超又踵其事今所存者惟萬曆中  
府志暨劉志周志然大抵前後相襲於古今沿革  
未經詳辨有地之相去絕遠多所附會其載在史  
籍確有證實者又漏失不列因陋承譌宜從訂正  
加以辛丑迄今五十餘年之政事人民記錄有待

爰整義例勒成一書葢不敢怠忽視之云爾

西河汾州汾陽三名舊志未經細考西河本隨地  
著稱而縣之稱西河因北魏置西河郡治茲氏城  
以後郡名仍之遂以名縣說俱詳後若夫以汾陽  
名軍始於宋末以汾陽名縣始於明萬曆中外此  
所謂汾陽散見史籍者大率名同地異舊志以隋  
之汾陽宮唐之汾陽郡王皆爲縣境故實於沿革  
首云虞汾古西河汾繫之虞而西河稱古又必在  
虞前是縣境遠古之初以迄後代有西河汾州汾  
陽三名同地並稱也今悉訂正



志首沿革以星野附之何也沿革不明則志中述古未有能免於謬悠者故考沿革爲撰志首事今分列綱目以綱爲斷目爲案令閱者因綱檢目因目證綱其正史及水經注元和志等書有涉譌舛逐條爲辨正之至星野之說起於周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如左氏春秋國語所記列國分野甚詳鄭康成云星土星所主土也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自漢書以下史志往往及之大抵因春秋戰國時各國疆域輾轉附會皆康成氏所謂非古數者耳省志府志其地廣

闊足配古州國宜博採古書之異同致辨若縣志則合數十縣同地共占無庸衍贅其說志家圖繪星象錄步天歌尤屬習仍之陋今於沿革後附見梗概正其附會之非者俾歸於是而已故不特列一目

疆域次沿革後以村市戶口風俗附之何也積古以來既本本原確然無惑則考今之土地人民切要不可或緩矣詳其距省遠近南北東西廣袤而村市用知民居戶口用知民數風俗用知民情皆土地人民之首務二者不特列目蓋疆域足以



統之所稱疆域實之者民也

山川次疆域後以渠堰附之何也疆域辨而後山川之在疆域中者可得而紀山自合而分其來也有脈絡條貫是謂地防川自分而合界乎兩山之間循其地防者也考工記有之曰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古字屬注通用謂之不行是故由山川大勢以知地防而因其利則農政攸關除其患則衝溢淹漬在所預籌故兼及澤泊渠堰民間引漑期日備詳各水之下至於設濟渡建橋梁亦附載焉凡所以切民用明政事也

城池次山河後以關隘營汛附之何也山川者天地自然之形勢也城池關隘因其形勢而設之以衛民也營汛亦衛民所重故因而以類相屬堡寨因營汛及之凡不別立目用免煩碎咸倣此

官署次城池後以驛舖附之何也城池者一境之所會歸而設官治民則官署乃其治所也出政令肅觀瞻於是乎在倉庫因官署連及之預備常平本以便民而收放之際稍不致察則胥役豪右借以滋弊不可忽視也驛舖爲官事往來之所由通道路因驛舖連及之

賦稅次官署後何也政之大體民之利病所繫胥役豪右其滋弊不可窮詰也知民之所苦及旱潦之不常以達其情尤親民之吏宜務圖者矣鹽稅歸於地丁攤徵故卽列之賦稅後

學校次賦稅後何也富教之序也坊表以事類相從故附之自疆域至學校施政之大經備矣撰志所重故次之於前

名宦職官志其官斯土者也凡有惠政可稽列在名宦中各爲一傳而職官題名僅書姓名時代而已或當時膏澤實被於民久之而莫能舉以爲言則無從列入名宦徒因散見史籍姓氏時代猶存備錄而存之不使沒沒也縣志例載知縣以下而汾陽舊爲汾州自隋以前縣統於郡郡統於州隋唐州郡迭更宋則州帶郡稱所謂州郡皆監縣者也明之汾州裁倚郭縣州始與縣同爲親民吏故知州題名載自明初以前曰州刺史曰郡太守與萬曆中設府後曰知府並爲上官凡府志宜詳者非縣志所得賅至於名宦如州郡如府如汾陽軍節度使分守冀南道縣旣爲治所矣則澤流自邇始宜考其事列之况以忠烈見者爲國爲民大節



卽著是地不可不錄也食封流寓亦稽古所不得而畧故次之職官後

人物孝義科目文苑仕實列女六者表其人正以彰風教也人物必卓然可傳者孝義卽一節亦取善善從長凡舊志所有悉仍之或已久別目則不重列審非土著然後削去新有增補固核實無敢濫也科目文苑仕實俱志體所宜備列女非專屬節烈而賢婦僅偶及一二者庸德之行其事本無所表襮加以闡門之內雖美弗彰也封廕因科目連及之故附見其後

古蹟壇廟事考雜識存以備稽而藝文終焉塚墓附古蹟後例得載之者也地志有寺觀仙釋物產之目今附寺觀於壇廟下而仙釋卽於寺觀中見之明非正也物產附雜識之首以他處常產之物是地土瘠氣寒皆無之其有者不足表異故不泛列雖唐志汾州土貢龍鬚蓆之類時汾州領縣四今自縣境而外亦無有其物聊據之以見貨物之無有今昔不可常云爾凡志書錄藝文必有關於是地非選文比也文與詩於地無關則例不當錄其題咏之可錄如所謂八景者間亦摘取一二卽



古蹟非實無嫌也他若碑記考序等雖人各一說  
並存之其得失自見也

山川圖爲地志大節目作圖無法則失其實檢圖  
考地適足滋惑今先布方格然後按其山之方嚮  
遠邈水之委曲流注不使圖與形勢或爽因附縣  
治學宮二圖次之以沿革表作表斷自秦以下郡  
縣之始也

新修汾陽縣志銜名

纂脩

汾陽縣知縣 周貽纓

前任汾陽縣知縣 曹文錦

參閱

汾州府學教授 霍慶姚

汾州府學訓導 張在冲

汾陽縣學教諭 張元恩

汾陽縣學訓導 梁舒翹

督理

汾陽縣典史 种應元

監刊

冀村巡檢司巡檢 俞世榜

採訪

大同府學訓導 卞世楮

署臨晉縣學教諭 曹汝燮

候銓部寺司務 王汝玠

軍功議叙 叅將 馬錦文

軍功議叙 千總 李彭域

丁酉科舉人 李潤生

庚子科舉人 韓昌年

丙午科舉人 劉兆雲

己酉科舉人 崔晉承

歲貢生 張維三

增貢生 何勒石

增貢生 劉希卜

監生 馮庭棧

庠生 賈循譽

庠生 賈慶三

庠生 曹玉樹

|     |     |     |     |     |     |    |     |     |     |   |
|-----|-----|-----|-----|-----|-----|----|-----|-----|-----|---|
| 童   | 鄉   | 庠   | 庠   | 庠   | 庠   | 庠  | 庠   | 庠   | 庠   | 庠 |
|     |     |     |     |     |     |    |     |     |     |   |
| 生   | 者   | 生   | 生   | 生   | 生   | 生  | 生   | 生   | 生   | 生 |
| 任繼伯 | 潘大榮 | 王錫璋 | 李景槐 | 曹樹榮 | 嚴志學 | 左端 | 何允恭 | 樊澍芳 | 袁泰和 |   |

校對

|        |        |      |     |     |     |     |
|--------|--------|------|-----|-----|-----|-----|
| 署      | 歲      | 甲    | 援   | 附   | 庠   | 庠   |
| 宜武府學訓導 | 貢生卽補訓導 | 辰科舉人 | 貢生  | 貢生  | 生   | 生   |
| 任恕行    | 趙庚泉    | 任時見  | 武繩祖 | 崔晉元 | 樊大鵬 | 樊澍芳 |

經始

大同府學訓導 卞世禱



汾陽縣志  
署 宣武府學訓導 任恕行

庠 生 樊大鵬

歲貢生 卽補訓導 趙庚泉

庠 生 樊澍芳

總局

署 宣武府學訓導 任恕行

庠 生 樊大鵬

歲貢生 卽補訓導 趙庚泉

庠 生 樊澍芳

附 貢 生 崔晉元

汾陽縣志目錄

例言

圖

表 以上首卷

沿革

疆域 村市戶口風俗附  
以上卷之一

山川 渠堰津梁附

城池 關隘營汛堡寨附

官署 倉庫驛鋪道路附  
以上卷之二

賦稅

學校 坊表附  
以上卷之三

名宦 卷之四

職官

食封

流寓 以上卷之五

人物

孝義 以上卷之六

科目 封蔭附  
卷之七

文苑

仕實

列女 以上卷之八

古蹟 塚墓附

壇廟 寺觀仙釋附  
以上卷之九

事考

雜識 物產  
以上卷之十

藝文 卷之十一至十四

重修汾陽縣志凡例

一汾陽設縣昉於明萬歷二十三年而縣之有志實自  
萬歷二十七年己亥知縣尹覺民始越四十八年爲  
國朝順治十三年丙申再修於知縣吳世英越  
六十六年爲康熙六十年辛丑三修於知縣周超越  
五十年爲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四修於知縣李文起  
尹志久佚吳周兩志大抵因陋承譌於古今沿革未  
能詳覈往往附會失實而史籍有確據者反見遺乾  
隆己丑休寧戴東原先生輯郡志成越二年壬辰李  
邑侯延之修縣志重整義例結撰謹嚴一掃前志之



荒蕪第壬辰至今又垂八十載矣前此縣志屢修未  
有若今之年代寥闕者載筆者所當亟亟也

一李志圖表外首沿革終藝文分門二十二附以子目  
十有七綱舉目張寧闕無濫復於從前相沿之謬誤  
一一辨正較之前志相去何啻天淵誠方志中善本  
也規矩在前無容侷錯茲謹奉之爲圭臬李志所定  
例言十三則仍刊諸卷首以示法守前列原書十五  
卷而乾隆壬辰以後事蹟區分派別附於後至無可  
增之門類始闕之昔宋汪泰亨續范石湖吳郡志不  
別署爲續本遂與范書相淆亂明董穀續常業潑水

志擅改前人體例均爲有識者所媿笑可不鑒諸

一乾隆中郡邑志皆出自東原先生手修潔爲邇來志  
乘家之冠第郡志期年而成從容討論允稱精當邑  
志成書僅四閱月先生甫脫稿匆匆以公車去志局  
急於竣事所錄史傳往往刪削過當首尾不具邑中  
金石文字未及搜采甚至郡志人物義行諸門所載  
亦復遺漏校刊者不能辭其咎矣謹就管見所及遺  
者補誤者正分門別類繫於李志原書之末新撰續  
編之前實事求是非敢抨擊前人宋張湙續施武子  
會稽志既作續編又於前志內拾遺佚訂訛誤世推

爲施氏功臣此物此志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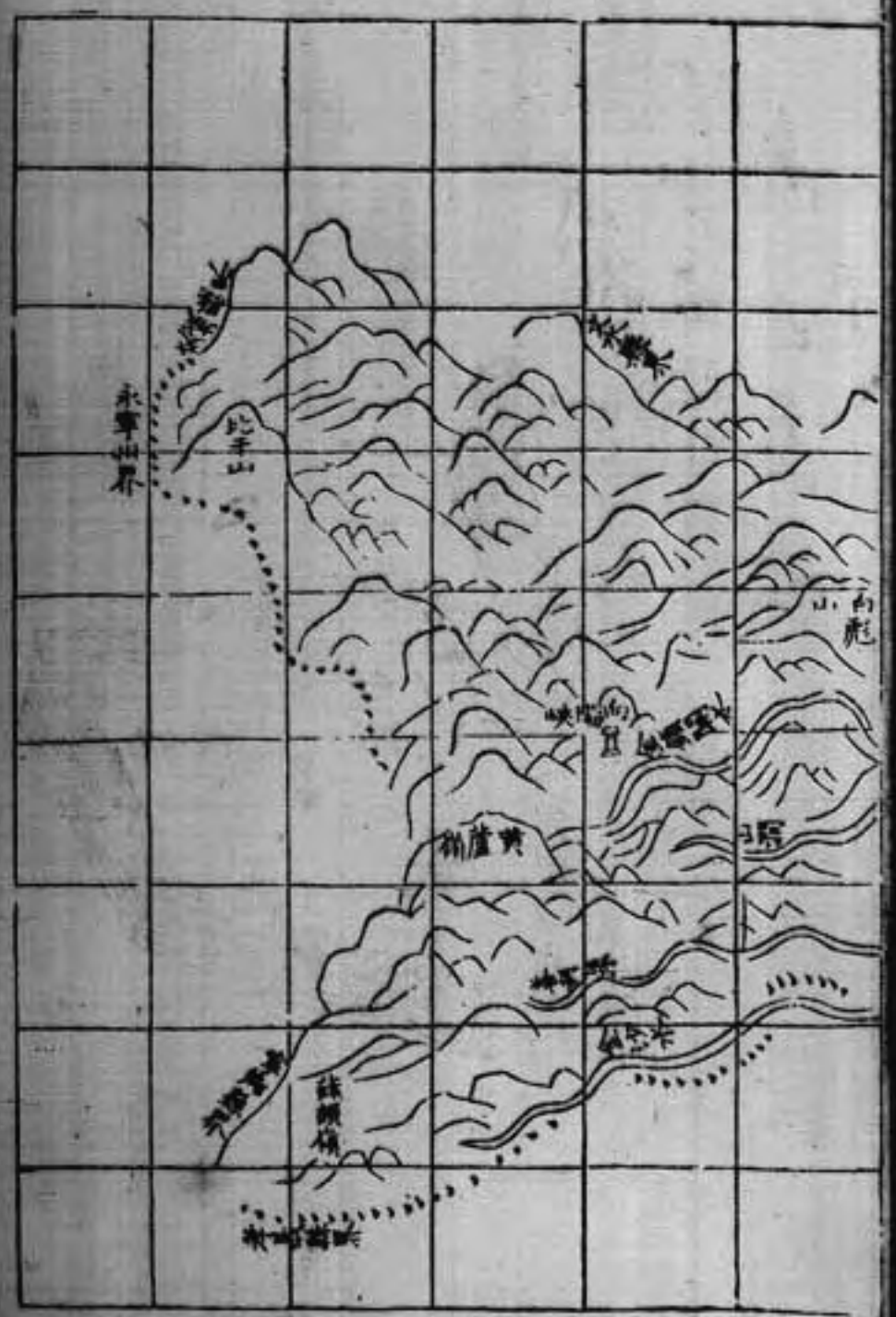
一方志立傳之例大都錄已往者人心不古懼涉阿狗  
或尙標榜也然亦有理合變通未可盡以成例拘者  
如名宦列女二者不必泥蓋棺論定之說蓋人物文  
苑仕實諸門原始要終毫髮不容假借若長吏官於  
斯土取其有以作此一方興利除弊遺愛在民卽可  
尸而祝之彼未仕之前鄉評未允旣去之後晚節不  
終不暇苛求也節孝則無論存亡及曾否請

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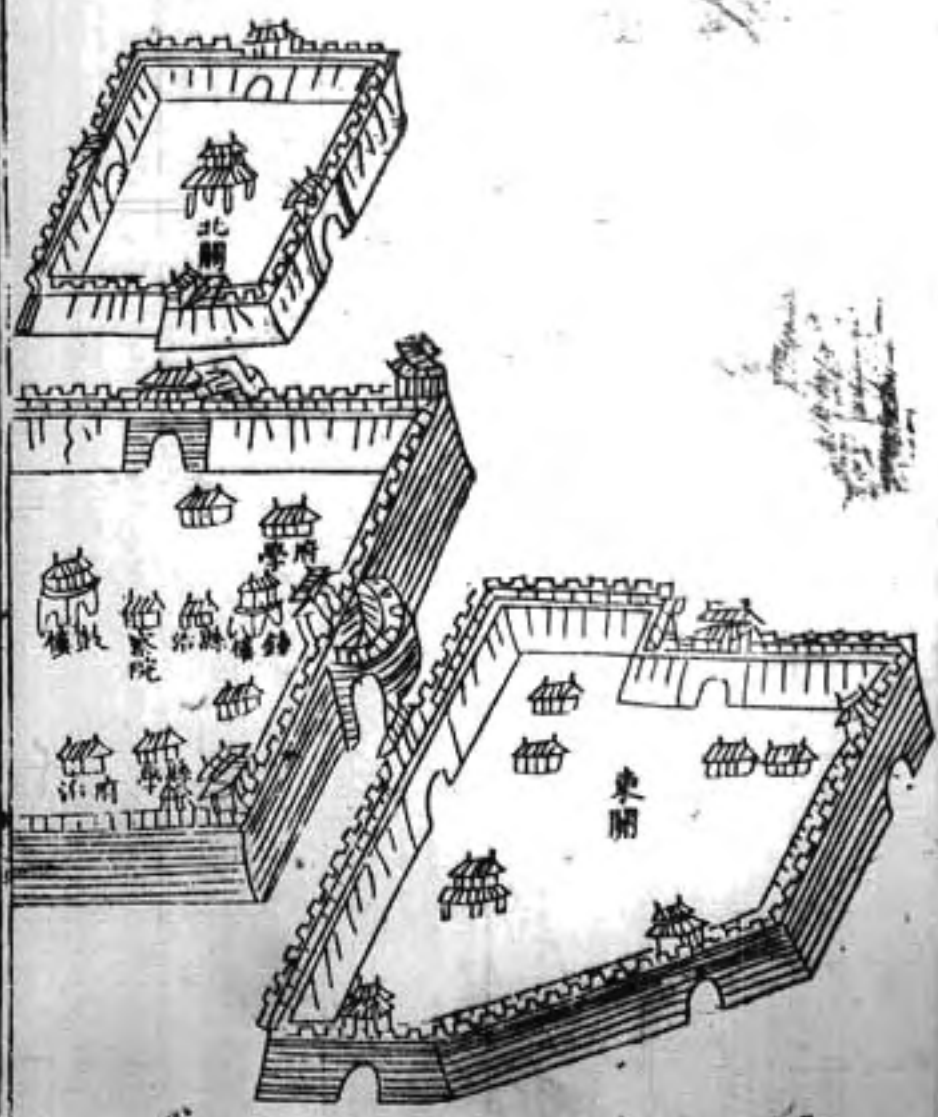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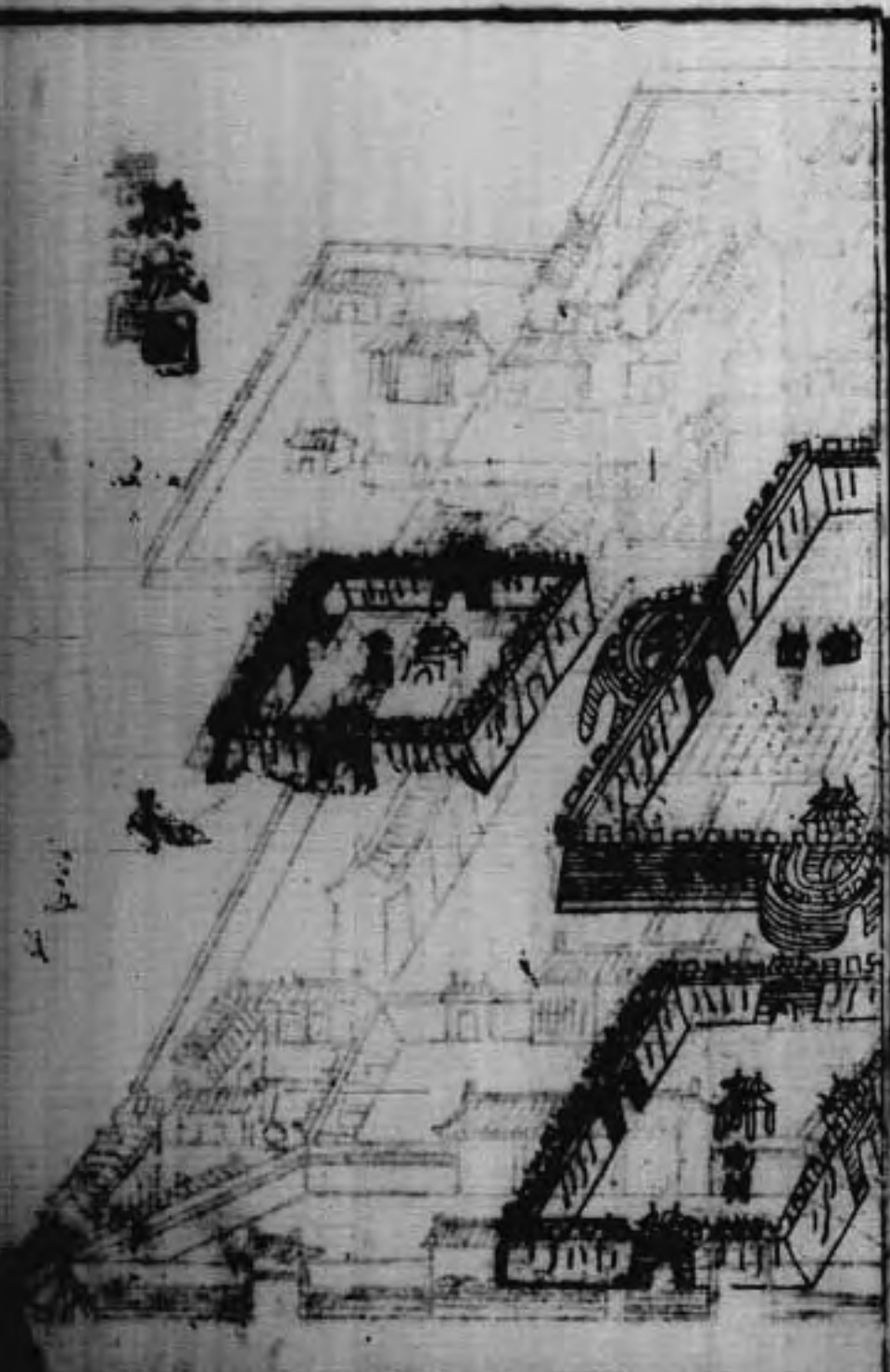
亟宜甄錄爲風教之一助藝文一門撰人亦不計存  
歿著述有關於本邑掌故則錄之因文紀事非以人

重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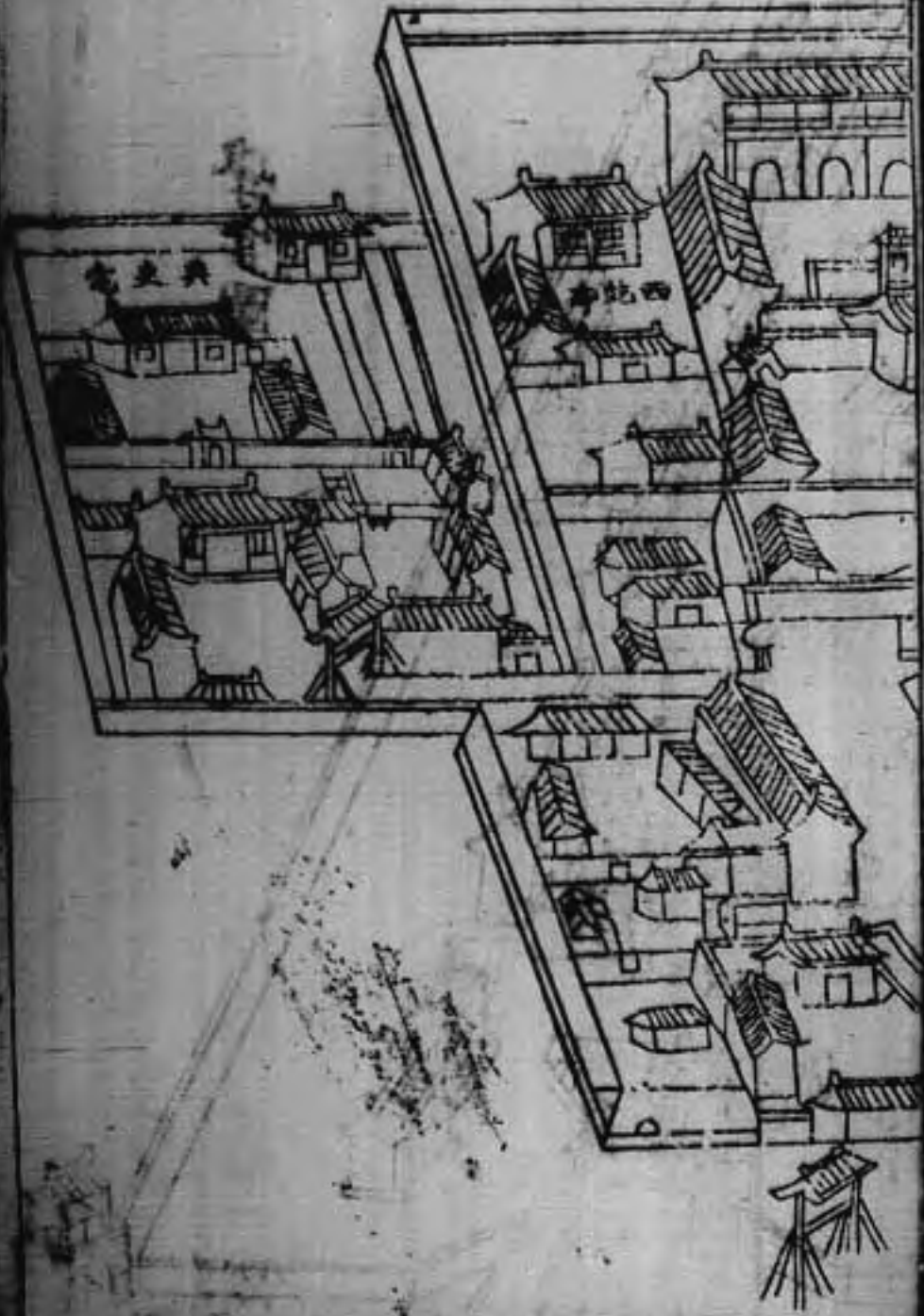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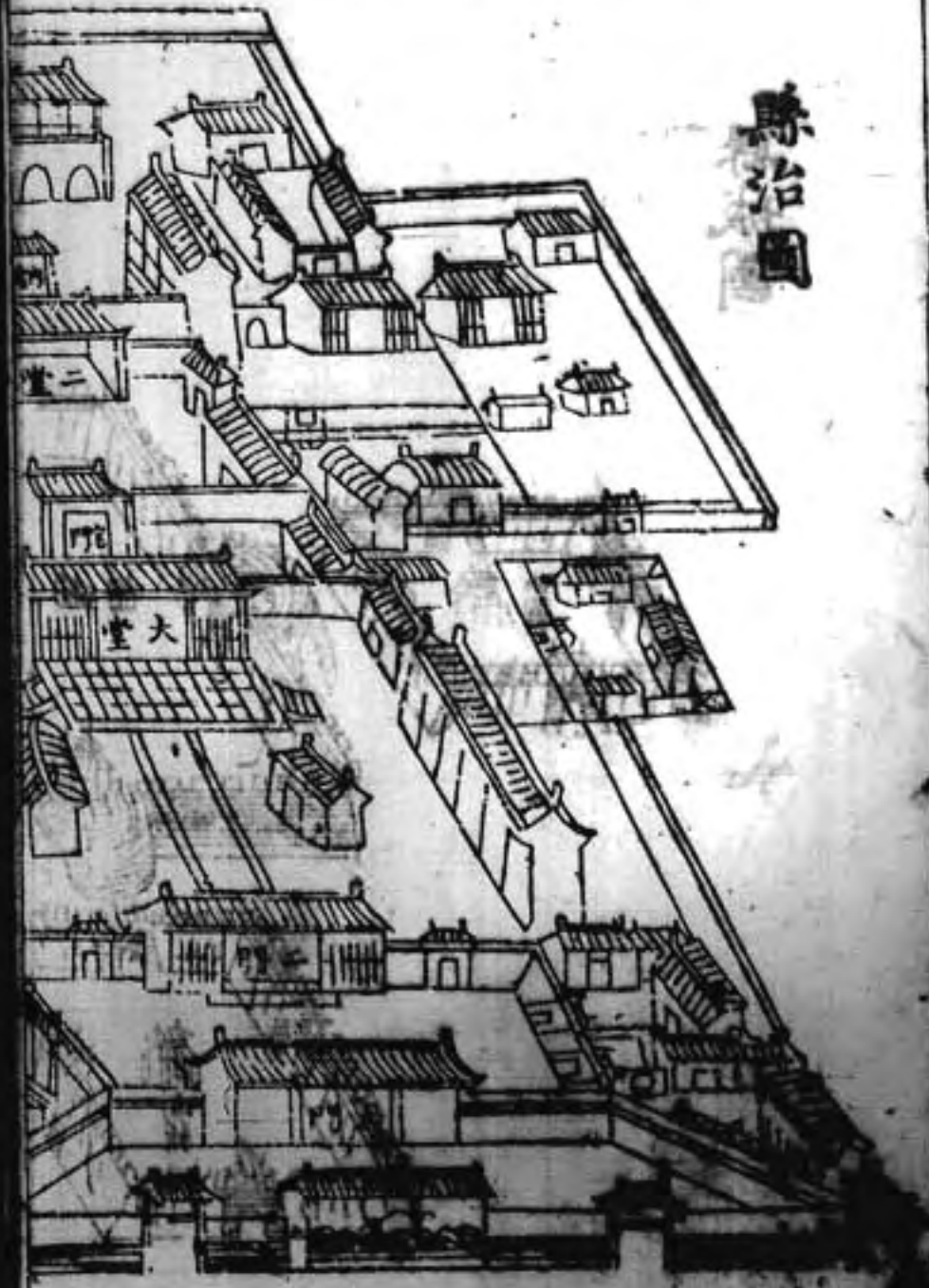
汾陽縣山川圖 每方十五里







縣治圖



典史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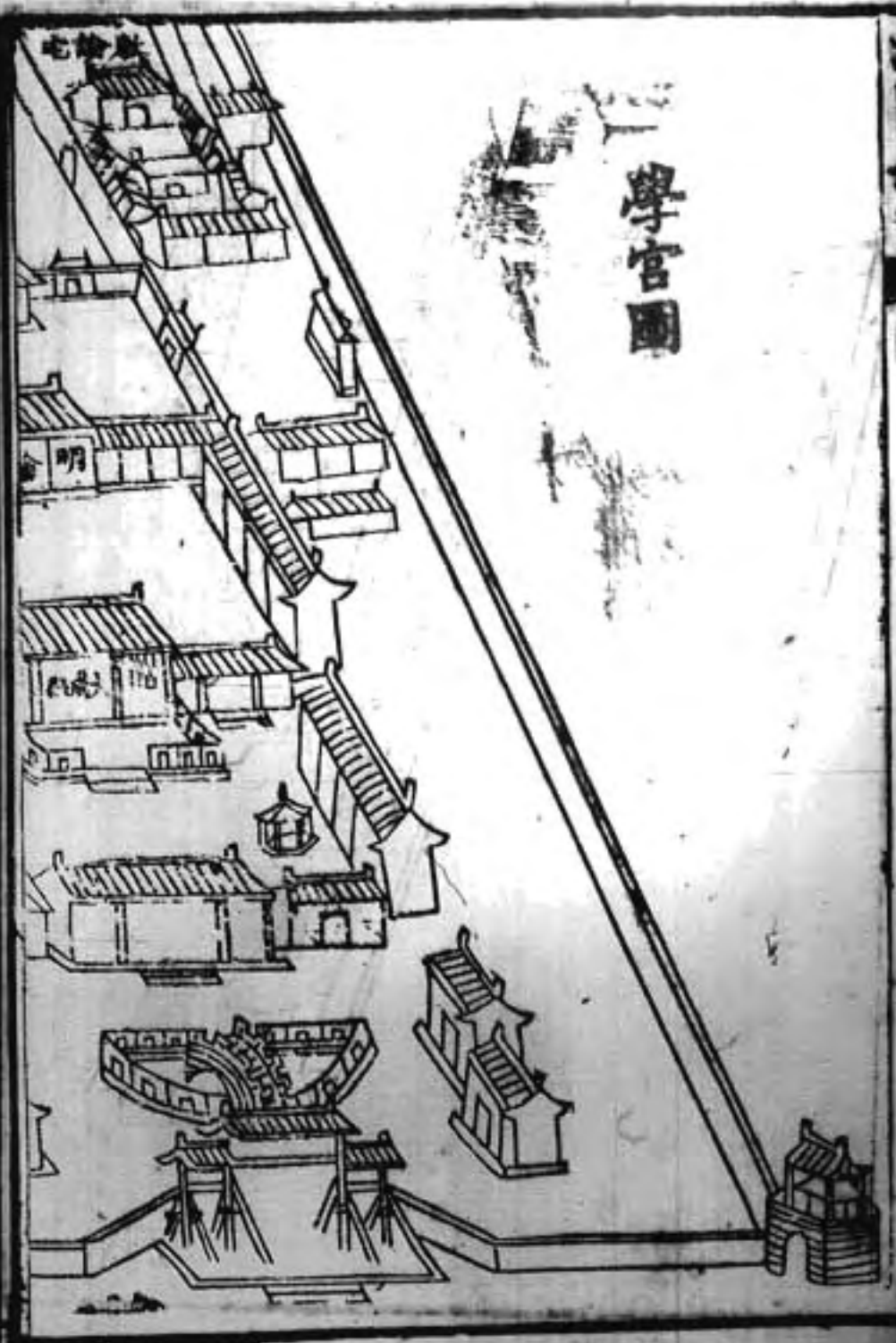
西北亭

大堂

二堂



丁卯年圖





小山書院



水國集

汾水行宮



烟籠賢閣





鶴鳴古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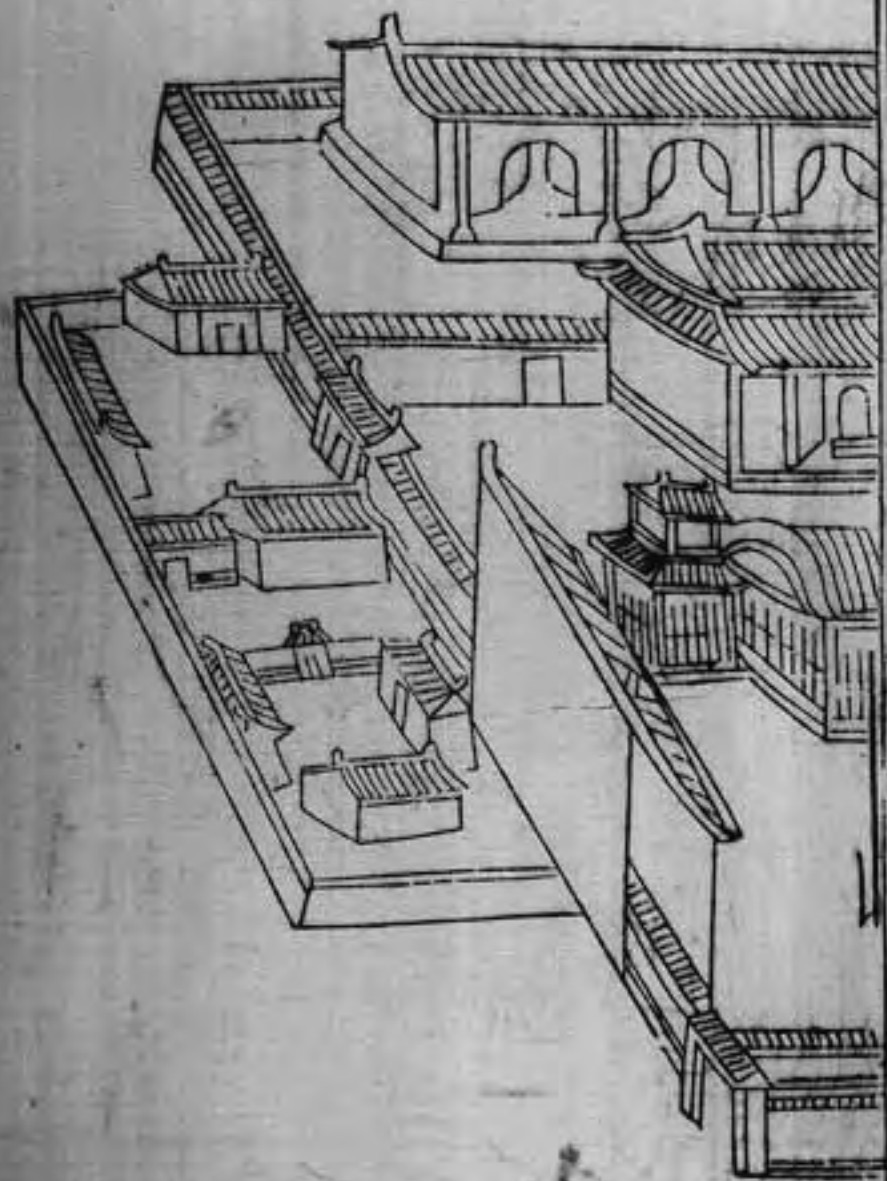




山陰



馬跑神泉



雨漬仙碑





文淵閣



鹿類樵歌







李 李

李 李

